

绘画是 一个人的旅行

(日) 安野光雅 著

罗亚星 果露怡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绘画是一个人的旅行

(日) 安野光雅 著

罗亚星 果露怡 译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3—7690

E NO ARU JIDEN

Copyright © 2011 by ANNO Mitsumas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NNO Mitsumasa,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绘画是一个人的旅行 / (日) 安野光雅著; 罗亚星, 果露怡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33-1259-2

I. ①绘… II. ①安…②罗…③果…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5205号

绘画是一个人的旅行

(日) 安野光雅 著

罗亚星、果露怡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特邀编辑 林妮娜 烨 伊

责任印制 廖 龙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259-2

定 价 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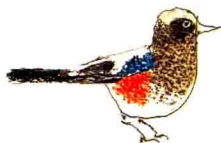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1	花儿，鸽子和豆子
8	关于父亲
13	姐姐和刺青善一
19	不上学与无信仰
32	津惠子的故事
40	少年俱乐部
47	七月七日
51	美的使者
55	宇部工业学校
58	宇部的少年时光
67	宇部的青春时光
73	到矿山去
78	我的弟弟
81	船舶兵

88	农民士兵的信
92	战败后的混乱
97	乡村教师
105	父亲的死
110	大原美术馆
114	小原老师
120	养运寺
124	咸临丸
130	结婚
139	画室
144	村松武司
153	出国旅行
159	母亲的死
163	我与电视

- 167 卖春防治法之夜
- 171 戴安娜王妃
- 177 旅之绘本
- 181 和司马先生在街道漫步
- 189 癌症中心
- 193 佐藤忠良
- 197 ABC 之书
- 209 即兴诗人
- 215 空想犯
- 228 写在末尾——篆刻与我



花儿，鸽子和豆子

我出生在岛根县津和野町一个叫做“今市街”的地方。那里距离火车站大约十分钟路程，每到夜深人静时分，都能听见货车换道时挂钩哐当哐当的碰撞声。先是响亮的一声“咚”，紧接着是一串细碎的响动，渐响渐弱，直至重归宁静。这声音循环几回，人就瞌睡起来。

街上有人力车的车库，还有一间带院子的“松尾诊所”。诊所围着一圈土墙，一进门就是间小小的候诊室，终日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院子里种着几棵八角金盘和洒金桃叶珊瑚。记得小时候，我每次肚子痛就会被带到这里来，灌上一嘴蓖麻籽油。

吃完药，大夫便把我举起来玩“举高高”，还一边说：嘿！又重了不少呀！——这倒没什么，但他老拿胡子楂戳我的嫩脸蛋可让人受不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肚子疼”可不是好玩的。

后来听母亲说：“那个松尾大夫呀有个儿子，和你一般大。喏，当年松尾家儿子、富屋家的阿贵、岸田家的小达，还有另一个孩子和你，一共五个大胖小子，可是在‘好宝宝大赛’上拿过奖的噢。可惜呢，松尾家的孩子早夭，所以大夫每次给你瞧病，都要多抱一会儿。”

再后来，我看到“好宝宝大赛”的表彰纪念照，当中只有我在拍照时摇头晃脑，糊成一团，全然看不出是谁家孩子。唯有当时穿着的“弁庆”纹样和服可以作为记认。

时光荏苒，八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五个“好宝宝”，倒有四个已成故人。

我生于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正逢昭和元年，也就是说，我和昭和史同龄。因为月份稍早，^① 我比昭和元年出生的孩子年级差了一级。用的语文课本也和他们用的不同：他们的第一课是《开了，开了，樱花开了》，还画着彩色的樱花。

而我们的课本开头则是：“花儿，鸽子和豆子”、“蓑衣，雨伞和唐伞；有乌鸦，有雀儿”这类奇怪的东西。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便要上书法课。每次上课都研好

^①日本多以每年的四月一日作为新学年起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大正天皇逝世，“昭和元年”只有十二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天。



来，看这边——

墨汁，摊开字帖，静候老师登上讲台。字帖开篇是笔画简易的假名，如ノ、メ、ク、タ、ニ、エ、ヨ，渐渐从易到难。我觉得这种循序渐进是对学生的体贴，但若是叫今天这些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书法课的小孩子看了，大概会觉得像私塾一般人不得眼吧。

算术课的题目是：2 和 3 放在一起是多少？我答：23——结果所有这类题都吃了大红叉。直到现在，只要听见有人把“加”说成“放在一起”，我就会不由得想起这件事，而且还是不服气：2 和 3 放在一起，可不正是 23 吗？

我曾给知名游记专栏《街道漫步》画插画，以此为契机和司马辽太郎先生一同旅行。某日晚饭席间聊起了儿时往事，我才知道，在我开始画画的时候，司马先生已是个“小考古学家”，成天在田地里东挖西翻，以寻找古代箭簇为乐。

聊到小学，我说过去的思修课本里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穿褶裙披披风、头戴高帽子的人，不远处的树下坐着另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课文里写着：这两人原是同班同学，可一个努力学习，另一个成天喝酒、不务正业，长大后就有了这样大的差距。司马先生听了不禁笑道：“在津和野这么注重教育的地方，有这样的教材也不奇怪。我们大阪的课文可不会这么一本正经地说教！”在座的纷纷附和：“司马先生说得是啊，好好学习却

穷困潦倒，这种例子也多得是嘛！”但我和司马先生小时候用的教科书理应是全国通用的才对啊，我争辩说：“肯定有这篇课文。我喜欢画画，对插图记得特别清楚。那时还配了挂图，把同一幅图印得大大的，绝不会错。”可席间没人相信我。

光说司马先生似乎不大公平，还得提一提西泽润一先生（日本东北大学的前校长）。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小学思修课本第一页上写了些什么，西泽先生思索片刻，却说“忘记了”。

要是这两位当年与我同窗，毫无疑问，当学习委员的肯定是我。

弟弟后来听我说起这桩公案，大约觉得大哥备受质疑有点可怜，于是不辞辛苦去前桥市的教育资料馆翻了个遍，终于找到那时的小学思修课本第二册复印了。如我所说，上面的的确确印着那张插图。

那日晚饭时我还说了一件事，是关于语文课本的（当时管语文叫“朗读”，上课时大家都得扯开嗓子，抑扬顿挫地读课文）。

语文课本里有页插图，画着一群去救火的人物剪影。课文记不大清楚了，内容大约是这样的：

救火队去了

钩镰队去了



酒飲みず
競馬の
やりすぎ
それでも
天は
人の上に
人を作らぬ



管他成天喝酒，管他成天赌马，反正上天不造人上人。

搬水泵的去了

打旗的也去了

当时我想跟司马先生讨论：“又不是江户时代，再怎么说明，救火也不会带打旗的了吧。再说，津和野那地方根本就没有消防旗。”但司马先生觉得没问题，大概上这节课时，他正忙着收集古箭镞呢。

上小学前，我常到一间木屐店后面的荒地上玩。那里有个茅厕，旁边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有一次我爬树时，不小心踩到一根梧桐的细枝，树枝咔嚓折断了，我从树上“啪”地掉了下来，撞在茅厕顶的白铁皮上，又摔到地上。

等回过神来，我已经躺在自家的大座钟下了。至于是怎么回到家的，完全想不起来。后来，我把这件事画进了《攀树之诗》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记。津和野那个地方，每逢立春都要撒豆子驱鬼祈福，一边撒一边高喊：“福气进——来！恶鬼出——去！”不过住在我家的客人说，后面还有一句：“看邻居老婆子的脸——色！”我照着喊了，但总觉得不是什么好话。后来有同学说，津和野的确有念这种咒的风俗，我才心安了。

关于父亲

因为工作关系，我见过一位伊拉克女编辑。我问她：“听说你们国家的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是真的吗？”多年来的这个疑问终于有机会问清楚了。她答道：“可以倒是可以，但不一定要娶四个。真要娶四个老婆可是相当麻烦的哦，不知您受不受得了呢？”

我倒没想过娶四个老婆，只担心那样的话伊拉克男人岂不是要过剩了。

女编辑解释说：“不少男人在战争中死去了，而女人们还要想办法活下去。”

原来这个习俗是历史造就的。

顺便一说，一夫一妻制并非源自大自然的规律，而是出于人类的生存智慧。我想，这智慧从很久以前便存在着，不知何时起成了不言自明的规矩，最终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

我最近读了《麦哲伦的首次环球航行》，书中写道：远离文明世界的人们也奉行一夫一妻制，而且丈夫们还挺嫉妒。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妾在日本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可否认，源于人类智慧的一夫一妻制在某些方面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如今不少披着道德家外衣的人满怀嫉妒地鼓唇摇舌，不要说纳妾了，连再婚都不那么容易。如果万事都遵从卫道士们的清规戒律，恐怕连文学都无以为继。

更久远的事情我了解得不多，但想带各位去认识一个翻山越岭来到津和野的男人。他与津和野的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了一男二女。后来女人死了，他再娶，和第二任妻子生了个男孩。不知何故又在不久后休妻再婚——第三任妻子生了两个男孩。

最后降生的两个男孩便是我和弟弟。算起来，我出生时父亲四十八岁，母亲三十五岁。家里兄弟姐妹六人，通常只算五人——这么记省事些。我的童年记忆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人，但听说我出生时，两个姐姐还在家里。

听姐姐们说，当年差点给我取名为“要”。大约因为父亲叫“要次郎”，便想让我继承其中一字。但两个文学少女的姐姐极力反对，还在家中谈判，终于给我取名“光雅”。于是我一出生，便有了一个类似文人雅号的名字。

后来我才知道，明治时代有位画师，名叫“狩野光雅”。

而弟弟出生时，姐姐们都已出嫁，于是他没有异议地被取名“宗男”。听说这名字在自我介绍时相当方便，只要说“是铃木宗男的那个‘宗男’”大家就明白了。

弟弟如今也已离世，父亲的孩子里，唯有我还活在世上。

我家是经营旅店的，为了烧洗澡水，父亲得自己进山砍柴，顺带在山里开了片地，种了些蔬菜。他还琢磨着去弄点香鱼来招待客人。于是在鱼儿肥美的时节去高津川挥了一整天钓竿，结果只钓上来三条，实在拿不出手。

父亲酷爱下围棋（尽管棋艺不佳）。我后来也学会了下棋，可是从没和他对弈过，一直引以为憾。

父亲还弄了些盆景。我记得在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让我试着给一株扎根在小石头缝里的榉树整姿，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得到父亲的肯定——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但当时的确是开心极了。

我家的旅店类似旧时客栈：穿过门帘，是一道宽敞的楼梯，若将楼梯下的那架大座钟遮起来，简直就是老电影的舞台布景：国定忠治或是浅太郎^①好像随时会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我在前文提到的《攀树之诗》里画过这架大座钟。钟上有“美国，沃尔瑟姆牌”的字样。座钟看起来就像祖父的老古董，上

^①江户时代后期的侠客，他的事迹被改编为电影《浅太郎赤城之歌》。



孙慰祖作
“光雅”



小林斗盦作
“光雅”



西泠印社
“黄河长流”



西泠印社
“云中一雁”